

战斗,从一年级打响(2) ◆ 刘畅

“推优”路不顺畅

马琳还惦记着另一条路“推优”。在北京,小学可以推荐优秀学生优先到好初中就读。儿子是小广播站的播音员,还是学校合唱团的主力,班主任和校领导都赞不绝口。马琳经常找班主任聊聊天,对方也觉得,孩子推优升入名校的机会很大。但这条路却并不顺畅。

两年前,儿子在滑雪的时候摔伤,腿骨折了。休养一个半月后才拄着拐去上课。不到半年,体重从58斤猛增至100多斤。四年级的时候,本来板上钉钉的市三好生,因为身高体重比不合格,没评上。“我们都把目标定在北大附了,但人家至少得两年都是三好生才行。”马琳说。为了体育达标,儿子开始了强化锻炼。马琳先是找了个老教练教儿子羽毛球。后来觉得量安排得太小,又换了年轻的职业级教练。每周练两个小时。她还让儿子去校田径队,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每天练长跑和短跑。一年半的时间,男孩从一个大胖子变成了壮小伙。五年级的三好生,有把握了。现在为了保险起见,马琳正带着儿子跑遍海淀区,准备报几个合适的坑班。

“我们也不会放弃考杯赛,高思杯、巨人杯、巨人龙杯、学而思杯,都要再考一考。”在北京,这些民间教育机构组织的比赛,如果能拿到名次,也可能被优秀中学优先录取。有两个同事的孩子刚刚升入北大附和清华附。跟他们一块玩的时候,儿子总会含蓄地绕几个弯子,最后把话落到升学上来:“你们能升进去,都拿了什么奖和证书啊?”这个性格



■「推优」路并不顺畅

内向的男孩,曾经豪言长大后要当工程师和律师。现在再提这个问题,他有些糊涂了:“唉,不知道。”

被户籍拖累的小升初

“爸爸妈妈都得在北京工作,你如果不好好学,就把你送回吉林老家。”李伟曾这样告诉儿子。四年前,孩子小学毕业在即。石景山区一所离家较近的区重点,拒绝招收孩子。反复说好话,并交了一笔两万多元的“自愿捐资助学费”后,对方才松口:“看他的学业成绩吧,成绩不行还是不收。”

为此,李伟才说出这番话逼孩子复习。儿子从小长在北京,没离开过父母,听罢一脸恐惧。回想起来,李伟觉得自己很残忍。北京已开放小升初同城待遇近三年时间,从政策上讲,非京籍小学生可以和京籍生同样享有推优、特长和大派位等入学方式。

但他们小升初的道路上,依然立着一堵无形的墙。“您还是别报我

们的班了。”在一个坑班的报名现场,一位老师听说李燕的孩子是非京籍,态度马上变了。这一幕让这位母亲耿耿于怀:“没有任何解释,就拒绝了。”她跟一位教育机构的老教师聊到这件事,对方分析:“这是一所重点高中的初中部,是要为高中部输送优秀生源的。北京异地高考政策还没出时间表,孩子又是山东户籍,即使招了进来,占用了学校的资源,最后却无法体现在高考成绩单和录取率上。”她同事的孩子,当年因为同样的问题被很多名校拒绝。但是一所西城区的重点初中看重孩子的成绩,录取了。原因很简单,这所中学只是单纯的初中,没有高中。

遇到相同情况的还有耿明。三年前,女儿正面临小升初,成绩不错。他给女儿报了家附近十一学校的坑班。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,孩子多次抽测成绩稳定在前8名,最后一中考了第5。“按常理,这个成绩是铁定被十一录取的。”他说。可

等来等去,也没接到录取电话。他和妻子去询问才得知,女儿落选了。招生老师的理由却很委婉:“孩子的成绩够了,但户籍条件,不太符合我们的培养标准。”而女儿一个北京籍的玩伴儿,考到20名开外,早就被录取了。

异地高考的禁锢,已经延伸到小升初的领域。“思忖再三,尽管万般不舍,我还是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了。”在某个非京籍小升初QQ群里,一家长这样说道,“与其在北京当炮灰,不如回老家上一所好一点的学校。我们的孩子又不比别人差。”

坐山观虎斗

“孩子还小,我不想让他受那么大的罪。”康惠说。儿子在中关村某所小学就读,眼看就升入五年级了。在此前的四年里,也报过不少课外班:游泳班、轮滑班、健身班还有演讲口才班。唯一的一个奥数班,是孩子看着身边的同学都在学,主动要求报的。她从来没给儿子报“坑班”。“可能我是那种不到节骨眼,就不着急的人吧。”康惠说。

她有资格不着急,她和丈夫都在一家高尔夫培训公司工作,丈夫是公司的老总。因为工作的关系,他们能结识不少有资源的人。她还有个女儿,面临幼升小。她正考虑安排到北京小学或者崇文小学,这两所小学都是寄宿制,是北京有名的好小学。当年因为同样的原因,她把女儿送进了蓝天幼儿园。工作很忙,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每天接送孩子的路上。儿子幼升小时,她也托了关系,唯一让她感到有点小紧张的,

是面试。招生老师简单地跟孩子聊了聊天,最后问了一道数学题。1个西瓜=2个菠萝,1个菠萝=2个苹果,问,2个西瓜=几个苹果。儿子吭哧吭哧掰着手指头算了阵,才说出了答案。

有了幼升小的经验,小升初她也不紧不慢,打算寒假再着手去办。“人大附的孩子有那么牛么?”她反问道。身边几个朋友的孩子,都在人大附和北大附读书,但“都不是考进去的”。她认为,关系生不一定比“坑班”上来的孩子差。几个朋友的孩子去了人大附以后,半个学期就追到班上中游了。“你看现在很多歌手,底子不错,就是不红,但一上‘中国好声音’这样的平台,不很快就火了么!”她相信自己的关系能搞定小升初。用她的话说,自己就是小升初战争的旁观者。

在E度小升初论坛里,有一些五六年级学生的家长,被迫要成为小升初的旁观者。“我们孩子到现在还没着落。五六年级是两年三好,但现在只能去2类的学校(也没把握),或参加大排位。我们现在是继续向西城区的重点使劲,还是现在想办法复读?请各位高人指点。”一位母亲发帖求助。“想请教如果电脑派位结果不理想,能否让孩子再复读一年。原来的小学还能收吗?”一位孩子没有特长,没有被推优,也不打算上民办小学,只能等电脑派位的家长问出同样的话题。

这两个帖子引发了热烈的讨论,有人说复读一年上牛校的几率大,有人说,小学就复读,是拿孩子的一生开玩笑。摘自2013年9期《中国周刊》

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智



伤员内心很封闭,即使我和他们主动聊天,说出一堆话,他们也就简单回应一两句,然后便沉闷地睡去。那段时期,地震对人们身体和心理的伤害是莫大的,多数幸存的伤者脸上,都很难再见到笑容,相比之下,小孩子倒简单多了。

可我并不想放弃,觉得大家此刻更需要拧成一股力量,彼此安慰,彼此温暖。虽然,伤员病患们来自灾区的各个城镇、乡村,之前彼此互不相识,但大家需要互交朋友,需要一些来自真正的朋友给予的抚慰。我不断地努力尝试,渐渐地,他们封闭的心就一点点被打开了。他们有人对我说,廖智,等我也能像你一样坐轮椅下床,我一定去你的病房看你。

后来,他们一个个真的都来到我的病房。那小小的房间,开始有一辆轮椅、两辆轮椅、三辆轮椅……终于,我的病房塞满了轮椅,都没地方坐了。房间里坐不下,我们就到医院的大厅里围成圈交流。每天下午六点,我们准时在那里聚会,一直玩到晚上八九点钟。我们讲故事,跳舞,唱歌,开火车,尝试各种游戏,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最后,连大厅都挤不下了。

那个时候,我们组织的这些活动成了医院中独特的一景。很多重庆当地人来看望别的病人,看到我们这群坐轮椅的病人嘻嘻哈哈在那里讲笑话、做游戏、表演节目,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都感到不可思议。好多人都问我们,你们是从地震灾区过来的吗?我说是啊!他们便说,你们四川人太乐观了吧?这个时候还能笑得这么开心。我说,我们四川人,天性就乐观,就是这样子!

渐渐地,我们再度被媒体关注,很多媒体到医院来拍摄,拍我们坐在轮椅上做游戏。路边的行人看到了,也会拿着手机跟着一起拍。那时候感受到的快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觉得,当快乐来临的时候,不要嫌快乐来得不够或没有力量。有快乐,就好。

很多人质疑说,廖智,你做的这些事,真的有意义吗?就算这一刻,你让他们感到快乐了,那又能怎么样?一天有24个小时,你们聚在一起也就两三个小时,就算这两三个小时里你们很开心,可当你们回到病房,可能还会想起各种不快乐的事,还会黯然神伤。所以,你这么做,真的有意义吗?

4.巫师的解释

欲望在生命的临界点上沸腾。刘强一翻身,身子硌着自己衣服口袋里的那本《圣经》。他的心一阵颤动。他眨了一下眼睛,目光穿透朦朦胧胧的绿,好像看到了漫天飞舞的雪花,那是江南的初雪,清新湿润,雪里有嫩黄的腊梅怒放,还站着一个跟雪一样纯净白皙的姑娘……那分明是他的皎皎。

那遥远的、温柔多情的雪,终于平息了他欲望的火种,理智从心中升起。他想这座小屋,仅是他人生流浪生涯中的一站,他切不可在此沉湎停留或坠入险境。而这时她却正在撕他咬他,在他光滑的肩膀上弄出深深的牙印,像一头真正发情的母兽……

突然,那薄薄的没有上锁的门被哐啷撞开,闯进来十几个人。他们提着绳子、棍棒和长刀,而为首指挥的,正是那个瘦长的巫师!

两个部族汉子上来就把刘强紧紧按住。那巫师拾起刘强的衣服,示意两个汉子松手,让刘强将衣服穿好。就在这时,刘强口袋里的那本《圣经》掉了出来。巫师刚弯腰捡起,愤怒的“公主”上前一把将它夺了过去,并且直着喉咙跟巫师大声叫喊。巫师不慌不忙,从怀里摸出一块鸡蛋大小的刻着符号的绿莹莹的石头来。她见过那石头后便不吭声了。

刘强被押回寨子,关进了一间小石屋里。巫师踱进屋子,对刘强说:“年轻人,嘎德公主不会来救你了。”刘强吓了一跳——他说的竟是汉语!愣了一会,他才反问: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?”巫师沉着地摇摇头,把一盏燃着的松脂灯放在墙角: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,就像我也不问你一样。”过了一会,他才叹口气说,“年轻人,信命吧!”

“不,我不信命!”刘强愤怒地反驳。

巫师似笑非笑:“年轻人,我要告诉你的是,凡是擅自闯进这个部落的外族人,没有一个能免遭砍头命运的!”巫师不理会刘强那恐惧的目光,只顾继续说下去,“这个部族,翻译成汉语叫山青族。他们没有文字,谈不上什么文化历史。但他们有自己的语言、信仰和习俗。他们生活在绿色的丛林里,崇拜绿色。”

见刘强在乖乖地听,巫师又说:“还记得

他们祭祀的那个大峡谷吗?那大峡谷神秘莫测。在春夏之交,早上太阳照射到里面的时候,会有一道绿光突然射出,持续几十秒钟。这时,还会有奇妙的声音从谷底传来,飘飘缈缈,扣人心弦。山青人相信,那里藏着他们的镇山之宝。他们以生人的肉祭祀。肉丢下去以后,就有候在上面的鹰扑下去抢食。山青人射下鹰,夺回人肉,就会得到粘在人肉上的宝石,认为这是宝神对他们的回赠。”

“早晨不是用的牛肉吗?”刘强忽然想起天清早见到的一幕,顿时对巫师的话产生了怀疑。

“在没有生人可祭的时候,只好用牛肉代替。”巫师说,“现在我要告诉你的,是他们会怎么处置那些无辜的倒霉鬼的头颅——这跟你有关系。他们将割下来的头颅,丢到草木灰里沤去皮肉,把剩下的一具骷髅取出来挂到进村寨的大路口。这是这个部落幸运和力量的象征。待到来年再祭宝神时,他们会从中取出一只骷髅,出其不意地丢在不幸闯入者的脚下。如果那人一把将骷髅拾起抱在胸前,那么此人便可视作山青人的朋友,不会被杀;如果有人见了骷髅跳着逃开,他就会成为山青人手里一个新的骷髅。”

刘强听得毛骨悚然。他下意识地伸手抚摩着自己的头颅,急急巴巴地质问:“我……我不是把骷髅抱起来了吗?”

“这是因为——”巫师晃晃脑袋,慢条斯理地说下去,“谁都看见了,骷髅不是你自己捡起来的,而是嘎德公主——译成汉语,‘嘎德’是宝石的意思——硬塞给你的。当然,嘎德公主是山青人头领——也可说是酋长——的掌上明珠。酋长宠爱女儿,嘎德要什么有什么。问题是,嘎德再骄横也不能违拗部落里的规矩。当然,也算你不走运。若是今天的牛肉能粘上几粒宝石,倒也罢了。偏偏今朝只粘上了几块破石头子儿,因此,酋长非要再拿你去重新祭宝神不可。”

“这么说,你们非要这样残忍地杀害我了?”极度的憎恶使刘强忘了恐惧,他觉得自己就要变成一个疯狂的地狱里的恶鬼了,真恨不得扑上去把这巫师的脖子也拧断。可他双手被树皮绳牢牢缚住,一动也动不得。

竹林

魂之歌

